

粟裕主动辞帅的内幕鲜为人知

14

人物传记



张雄文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他的一生，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；他的一生，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。他是个军人，却像儒生，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？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，经常奴役他的身体，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？他叫粟裕。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当年北京街头出现“打倒粟裕”的大字报，毛泽东知道后，连夜给林彪打电话，说：“解放台湾，你不行，我也不行，还得靠粟裕！”第二天，所有关于粟裕的大字报便都不见了。粟裕也因此成为“文革”惊涛骇浪中，极少数有惊无险的高级将领之一。

1955年的军衔制，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，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。

张爱萍之子张胜说，当过一把手的人，都有这样的体会，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。“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，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，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、人际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。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。”

张胜似乎说出了1955年毛泽东的心里话。

由于不仅仅是出于军队正规化的需要，还是对开国将领们有史以来一次总授衔，多少带点“梁山好汉英雄排座次”的味道。

因此，最高统帅部极为慎重，酝酿、筹备几乎达五年之久。授衔的将领们也大多把军衔看成是对自己过去战功、对革命贡献大小的一种肯定，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技术职称。

授衔的方案几易其稿，结果终于出来后，一位老红军听说自己只授少将军衔，大失所望，说了一句贻笑大方的名言：“我要把那个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。”还有人因此闹情绪，两三天不吃饭，甚至哭起了鼻子。

元帅授衔公开的标准只有两条，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》规定：“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、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，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。”

通俗一点说，就是资历或者战功两个标准。这里的“或”字（并非“和”字）十分关键，就是说，“资历”或“战功”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。按这一标准，粟裕一生征战以及指挥华东野战军（即战役军团）创造的辉煌战绩，就完全符合“领导战役军团作战、立有卓越功勋”这一条。针对个别抱怨的将领，毛泽东亲自出面，严肃地批评说：“男儿有泪

不轻弹，只因未到授衔时。”

最高统帅发话，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，当然就没人敢公开发牢骚了，不过腹诽的不免也有。玉皇大帝尚且有人心里嘀咕，鲁迅就说过：“我对玉皇大帝所做之事，腹诽的非常多。”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，及时做出了表率。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，不做元帅，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。

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，是他的贴身“影子”，后来多次回忆说，在中南海颐年堂，中央书记处曾谈过粟裕的军衔。毛泽东说：“论功、论历、论才、论德，粟裕可以领元帅衔。”周恩来对粟裕已请求辞帅。毛泽东当然也知道，又感慨地说：“难得粟裕！壮哉粟裕！竟三次辞帅。”

李银桥的回忆，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见证。粟裕的秘书鞠开曾带着疑问，两次登门小心求证，第二次还有专门人士进行了录像。李银桥每次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，并解释说：“这是没有错的，我是毛主席的贴身卫士长，和他形影不离，他到哪里，我也跟到哪里……他不开会时我可以随便进去，他开会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进去。”

虽然鞠开也是高级别首长粟裕的秘书，知道一些警卫的常识，李银桥还是担心他不能理解，说：“这也是毛主席对我提出的要求，要我做到随叫随到，不能等毛主席叫我时找不到。”当时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人要见毛泽东，还得要事先请示、报告，经同意后才能去。而李银桥因为毛泽东有这一规定，却不需要这样。

因此，他有着得天独厚接近领袖的便利，知道一些不便见诸文字的绝密内幕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正如他所说：“毛、刘、周、朱在一块开会，讨论一些问题，很自然地会了解到不少问题。”

粟裕与罗荣桓这一对邻居，辞帅的结果虽然因各种考虑与需要而不

同，但出发点却是相似的，都表现出了一种谦逊的品格。如果说罗荣桓授衔与辞帅也是一条明线的话，那么粟裕的授衔与辞帅则是一条暗线。明线世人耳熟能详，暗线却鲜为人知，有时候还因为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，表示狐疑。但鲜为人知并不表示没有发生过。1955年1月，中央军委座谈会对元帅、大将、上将人选进行研究。这条讨论的明线中，元帅人选里已经没有了粟裕。元帅、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，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，书记分别是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陈云。

也就是说，粟裕的军衔问题只能由他们五人考虑。中央军委讨论的元帅、大将人选，其实已经是书记处讨论确定后的人选。正因为此，鞠开晚年回忆说，军委座谈会的确没有讨论粟裕授不授元帅的问题，“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李银桥讲的毛主席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要给粟裕授元帅的事”。他顺便谈到了李银桥的为人，说：“李银桥也没有当过粟裕的警卫员、副官、卫士长或者是秘书，他和粟裕又没有直接接触过，又没有特殊的感情，他为什么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帮助粟裕说话呢？”

鞠开老人的话显然是有道理的，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。

其实，李银桥并不是唯一透露粟裕辞帅的人，粟裕几个知情的老战友、老部下也曾不同场合，印证了他的回忆。华东野战军参谋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后的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回忆说：“到了1955年评军衔问题时，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，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，几次诚恳地要求不当元帅。”

陈士渠是个“牛”人，眼里除了毛泽东这个领着自已上井冈山的领袖以及老首长林彪、粟裕等人，其他

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入他的法眼，叫他心服口服。当年在淮海的双堆集战场，就不大听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的招呼。他的耿直、率性注定后半生并不如意，但闲暇的日子，也能静下心来回首往事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，粟裕辞帅一事便是一例。

另一个老部下管美英，也回忆了一段往事。

李世民说，慨然抚长剑，济世岂邀名。粟裕也如此。他早就视名利为身外之物，对授衔大将平静处之，曾说：“评我大将，就是够高的了，要什么元帅呢？我只嫌高，不嫌低。”但许多身边人员和老部下尚未达到他这种“超凡入圣”的淡泊境界，都表示不理解。当秘书兴高采烈地转告他，民主人士黄炎培称他应该当元帅。不想粟裕很不高兴，严肃地批评说，谈这个话题是低级趣味。但依然是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。管美英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1966年5月，管美英到北京中央抗旱工作队，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首长谭震林，并顺便汇报工作。因为谭震林与粟裕也是多年的老战友，管美英便在闲聊间向他打听粟裕为何只授衔大将，一面也流露出自己多年的“不平”之感。

谭震林是华野的副政委，当然知道粟裕的实际统帅地位，也理解华野将士们的这种情绪，解释说：“因为没向你们传达，你们不了解情况，所以有意见。”随后，他详细地说了粟裕主动辞帅，毛泽东因此最后授予他大将衔的缘故。

这一真相，令管美英受到极大震动，多年后感慨万千。在粟裕百年诞辰之际，他说，老首长“是我做人的楷模”。

辞让名利，却从未辞让过责任的粟裕，自然不只是一个老部下的楷模，也是融入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一面明镜，历时愈久，光彩也将更加夺目。

我落入一个坑，有人砸冰块下来

12

悬疑小说



南派三叔 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上世纪60年代，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，主人公和同事们一起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他们来到连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。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观看的被称为《零号片》的绝密电影。胶片的画面让他们窒息——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，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！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？带着疑惑和不解，凭着巨大的勇气，他们开始了惊悚诡异的探险旅程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我和王四川探路时又遇到了一具尸体，并且还遇到了另一个地质专家，但这个专家也疯了。

和王四川合计了一下，王四川还是说他带回到2号舱，让马在海看着他，我们继续再搜索。我说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别把这人带回去了，我回去把马在海他们带过来就行了，这里比那2号舱要好得多。王四川一想也是，就让我先去，这里他来弄。

我照着原路，一路小跑重新跑上那条铁皮通道。此时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就是这么短的一条路，我还能出什么事情，跑着跑着我就突然发现，四周变得一模一样了。我刚开始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等我跑了十几分钟，发现四周还是冷雾弥漫、一望无际的冰田，我就明白了，我竟然迷路了。

我在哪里大概判断了一下方向，转身走上另一条垂直的混凝土田垄。大概往前走了才十分钟，我的脚就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。脚下一空，我竟然往下摔去。好在下落的势头不大，竟被我硬生生坐住了。忙往身下一看，只见我脚前的冷雾中，竟然有一个巨大的黑斑，仔细看才发现原来那是一块冰田，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挖出了一个深坑。我一下子来了好奇心，心说这冰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我就琢磨着是不是应该跳下去。突然我就感觉到身后有风吹来。我冷得打了个寒战，立即想转头去看。可没等我动，突然有人在我背后狠狠地一推，我一下就失去了平衡，一头栽到了坑里。

我马上往上看去，心说是哪个浑蛋暗算我！没想到头刚抬起来，突然一大堆冰块劈头盖脸地砸下来。对方是想用冰块埋住我。我心中大骇，搞地质虽然会遇到很多危险，但是遇到有人要杀我还是第一次，难道是埋伏在这里的敌特看我落单，要找我下手？想着我抓起一块边上的冰，狠狠地朝冰块跌落的地方扔了过去，也不管有没有扔中，扔掉之后马上接着再扔，几下后冰块的落势就减缓了，显然推

冰下来的人在躲我扔上去的冰块。

我知道机不可失，马上用力踩着冰壁往上爬，才爬了几下我就心里一沉。太滑了，根本无法着力！我一下就急了，大吼了一声发狠往上一跳，这一跳我就趴到了坑岸，可还没用力把整个身体抬上去，就看到眼前黑影一晃，下巴猛地被人踢了一脚，人又直接摔了下去。这一摔比刚才摔得重多了，抓在手里的手电都掉了；但在那一瞬间，我却看到了对方的衣服。

我一下就愣了，那是什么衣服，那是日本人穿的军装。日本人？这真是一个让我极端恐惧的发现，这里荒废了不过二十年，如果有足够的食物，当时的日本残兵确实有可能存活下来；但这样的可能性太低了。我一边用力把双脚挣脱出冰堆，一边把手伸进碎冰里乱摸。没想到这一摸，却摸到了一个手感奇怪的东西，我抓了一把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糟了。

是一枚弹头。因为露在冰上的只有一点，无法判断冻在冰下的整个弹头是什么口径的，但肯定不是九二炮的炮弹，这弹头大得多，应该属于某种大口径的重型火炮。

这枚炮弹引信盖都拧掉了，当时再一铲子下去，保准全部炸飞。我脑子一想就浑身发紧，真没想到这冰下冻的竟然是这个，那如果外面那么多的冰池里全是炮弹，这里能冻有多少枚？看大小，五千枚是肯定有的。可是，当初日本人为什么要用冰冻住这些炮弹？

上头的那人还在不停地把冰推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我心里认为自己可能真的要死在这里了，一口气上来，就什么也不管了，抓起块冰往上再扔，对着上面大喊：“我操你个王八羔子！这下面有炸弹！你他娘的再扔老子跟你一起死！”这时上面安静了下来，接着滑冰也停止了。我隔了好一会儿，又大骂了几声，发现没有回应，用手电往上照，已经

照不到人。这个时候，有两道手电光从上面照了下来。我抬头背光看不到人，但是听到了马在海的惊呼：“是吴工！我心里顿时一安，忙对他们大喊：“当心！这里有日本人！”

马在海伸手将我拉了上来，我浑身都是硬的，他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冷得瑟瑟发抖，赶忙用手电去照四周，但是哪里还有那个穿日本军装的人的影子。我把刚才的事情和副班长他们说了，他们都大感不可思议。

我们在四周稍微搜索了一下，根本找不到那个日本人的痕迹。副班长说不妥当，有可能对方不止一个人，刚才看到我们的手电光，就逃跑，等一下说不定带帮手来，我们要赶快离开。我判断了一下方向，接着马在海背着往那个铁门的方向走。

这一路走得很顺利，回到吊装车间后，我老远就看到了王四川的火光。几个人一路跑过去，马在海还大叫了一声王工！我们看到篝火边上有人动了，接着接着一边的帆布后面，十几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站了起来。

那一刻，我、副班长、马在海三个人，统统吓得遍体生寒，三个人全部僵在了原地。随即我发现不对，这几个日本人怎么这么眼熟，看着好像还认识。再一看，顿时看见其中一个探出头的日本军官，竟然是老猫！

我还在诧异，裴青和王四川已经走了出来，王四川一下接过我，看我一身冰碴他奇怪了，问副班长我是怎么回事。

当时我们几个衣衫褴褛，老猫他们却一律是整齐的日本军用大衣，特别是老猫，穿着深色的军官装，配上他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，像极了电影里的日本参谋官。我被裹上睡袋后，和他两相对望，最后都突出了声来。接着边上的几个人都笑了。

我问他娘的怎么回事，什么时候全部都倒戈成日本鬼子了？仔细

一问，才知道这些衣服是从另一个物资仓库里翻出来的。裴青说他妈的他们走的那条路太冷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后来他们在一个仓库里搜，搜出来这些衣服，一开始还没人敢穿，后来冻得受不了才套上，这一套整个儿就是一日本的关东军大队。他们自己看着都可乐。

我想起和他们分别的时候，又问他们是怎么到达这里的，有没有找到那电报的源头。我这一问，一下子几个人的面色都沉了下来。裴青叹了口气，点头说找到了，不过，人已经死了。接着他就把过程跟我们简单地说了。一遍。

他们顺着电缆，寻找落水洞发电站的电报源头。最后发现它一直延伸，竟然通往洞穴深处一个岔洞里。老唐带着人进去，大概深入到岔洞中二十米，就闻到了腐臭味，接着看到了一个发报室，里面有一台自动发报机，而边上有一堆靠墙盖着帆布的东西。裴青掀开后，发现下面是三个死人。

这三个死人是两男一女，他们都披着日本人的土黄色大衣，但里面穿的是和我们一样的解放军军装。三个人都已经腐烂了，整个发报室充斥着轻微的腐臭味。把尸体翻过来，裴青发现是三张陌生的面孔，看着的确应该就是老猫判断的幸存者，但很可惜，并没有活着，而且牺牲了有一段时间。后来想找出这三个人的死因，查看了尸体之后，发现他们的牙龈上有黑线，与我们在落水洞看到的尸体一样，似乎是中毒死的。

老唐认为，可能他们当时中了一种慢性毒，并没有立即死亡，其中某个人编写了电报，他们一直等在这里，但还是没有撑到最后。老猫听了之后摇头说不可能。这三个人都被盖在了帆布下面，如果像老唐说的那样，三具尸体都被盖住了，那肯定还有一个人幸存着。